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吊嗓大姜山

李龙军 史小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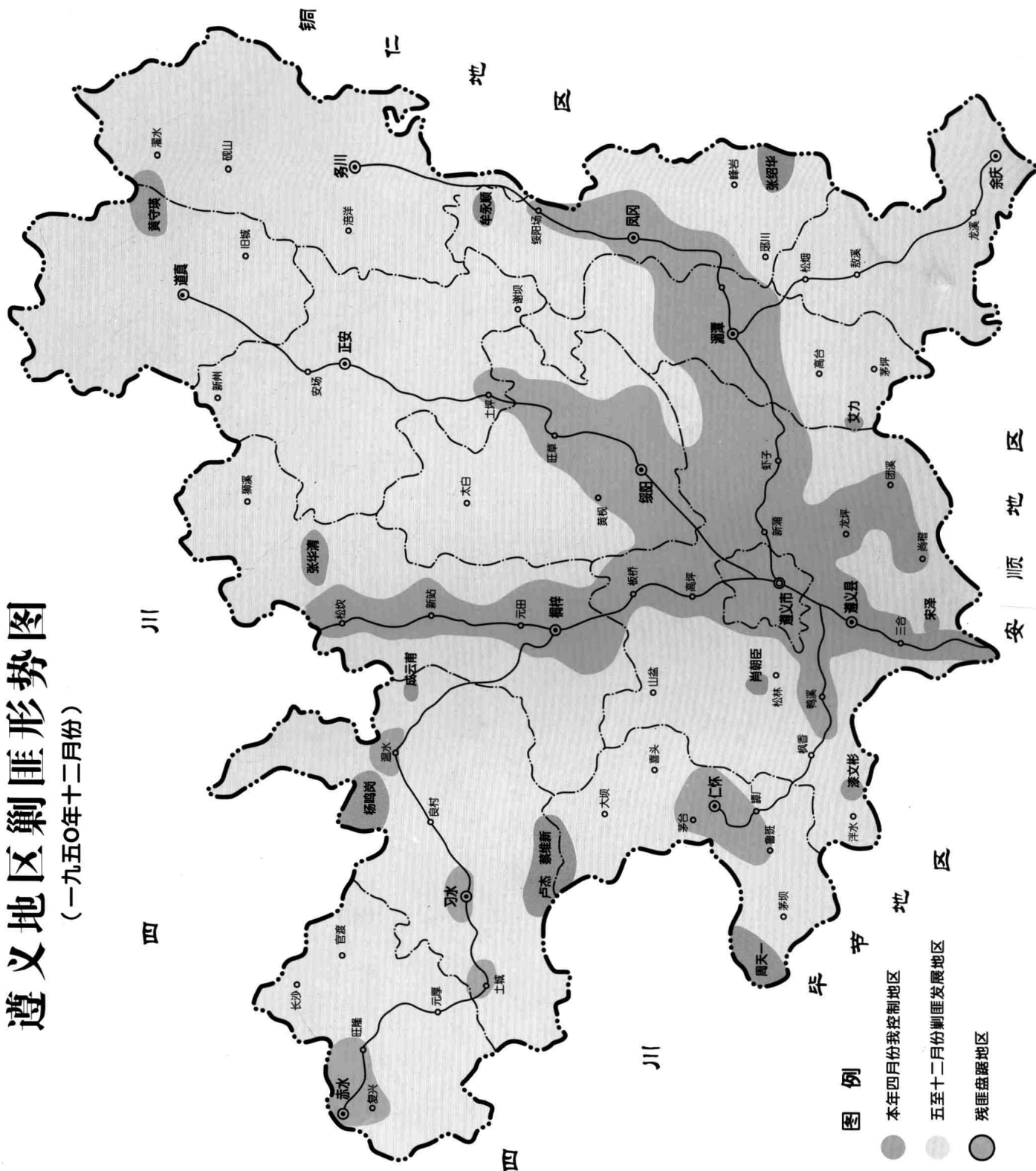
中共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党史研究室

(一九五〇年四月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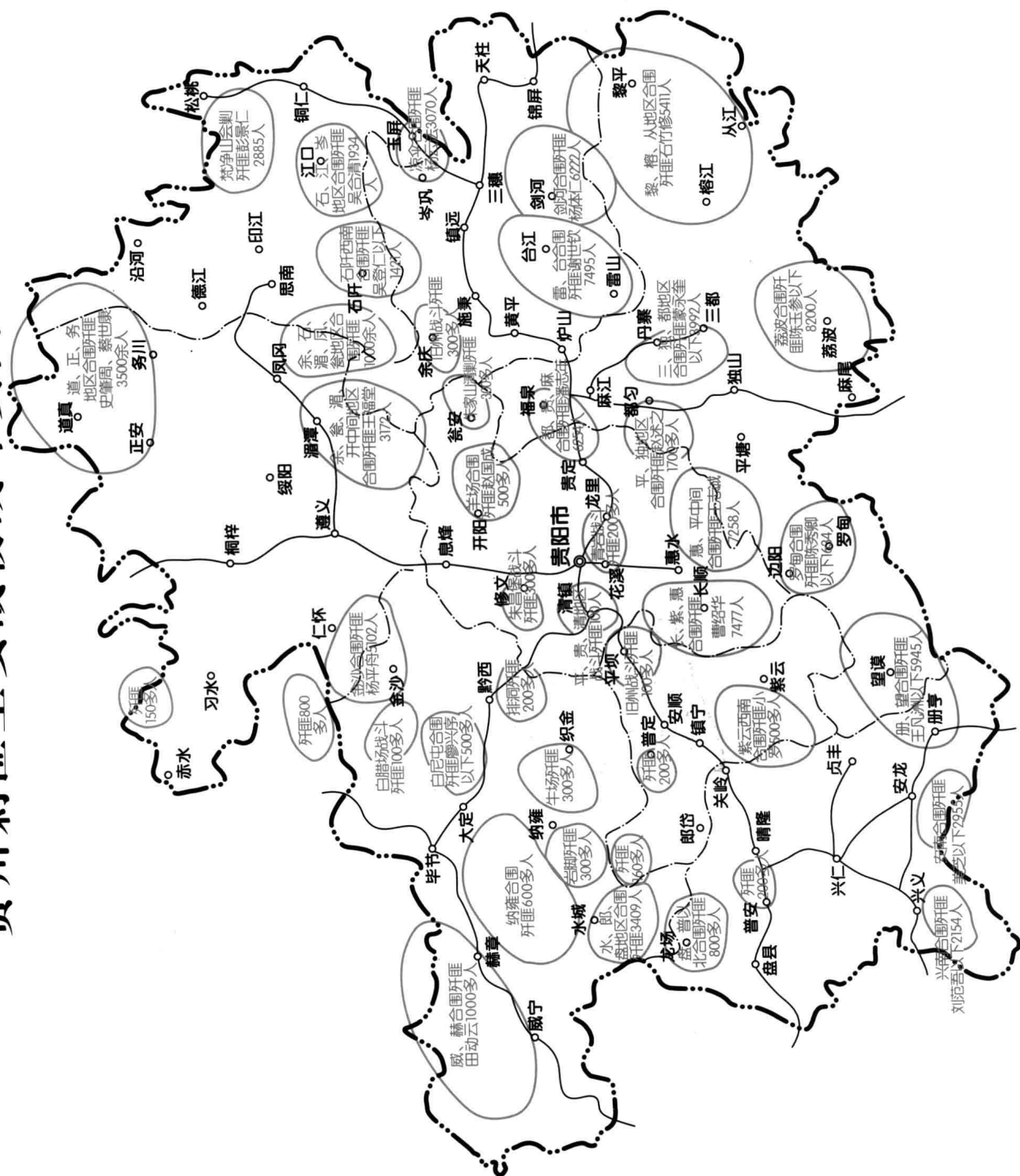


遵义地区剿匪形势图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份)



1950年至1951年上半年 贵州剿匪主要战役战斗要图



献 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序

贵州省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山高路险，交通艰难。全国临近解放之时，蒋介石把贵州和西南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1949年2月，蒋介石在浙江奉化老家召见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和保安副司令韩文焕，面谕制定《贵州省总体作战方针》，部署从县到乡层层设防的《反共应变计划》，建立反共保民委员会和民众自卫队。从1949年8月1日起，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在贵阳雪涯洞开办“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三期，轮训1600多人；第四期原计划11月15日开始，由于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解放贵阳，计划破产。各种残余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地下武装慑于我军声威，表面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欢迎新的人民政权。但是，当我军入川作战，留下来参加接管和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较少之时，他们又开始了疯狂的反扑，按照“应变计划”实施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破坏、杀人行动。他们不断袭扰围攻城镇，破坏公路交通，抢劫物资，杀害我政府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气焰十分嚣张。土匪占山为王，割据一方，有的还编制了从集团军到军、师、团、营、连的序列，委派县、区、乡长和警备司令。全省48个县城被土匪占据了31个，土匪很快发展到100万余人、3700余股。

打出刘邓大军赫赫威名的勇士部队，成都战役结束马不停蹄地返黔执行剿匪任务，却屡遭土匪伏击，整班整排牺牲。仅1950年4月10日前，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就有两千余人惨遭杀害。而我不足两个军的人民军队，要全面接管和开辟全省工作，一个地区只能配备不足两个团的兵力，不少地区只能以营连为单位下到县城，到区、乡只有排和班。除省城贵阳，全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各级地方人民政权被捣毁、夺占，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有限的部队，被迫全部退缩到贵阳和仅有的十几个县城坚守，守护贵阳至重庆、贵阳至昆明等几条主要交通线。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和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先后在遵义地区遭到土匪伏击，险遭不测。贵州省民政厅1982年编入《贵州省革命烈士英名录》1949年—1952年在贵州省各县市牺牲后被确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3331人。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西南军区迅速增派部队入黔助剿，政治委员邓小平命令：“要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次战役来打。”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吊嗓大娄山

李龙军 史小波

第一集

纪念碑。黎明。

旁白：“淮海战役在1949年1月10日结束，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基本被歼灭，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南京民国政府从此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拟定了一项《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

淡淡的红晕弥漫。大座碑上“渡江战役”的浮雕。

纪念碑上金光闪耀的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骄阳东升。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满天朝霞，一片血红。

字幕：“谨以此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朝霞浮动着的苍穹。徐徐而过的群山，若隐若现。

从天空中远远鸟瞰，影影绰绰的峰峦叠嶂，无边无际。

旁白：“1949年4月23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一举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月的长江防线。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后，贵州省政府紧急布置省参议会、省党部、保安司令部等分系统草拟‘应变计划’。其名称各有不同：有的叫《救国纲领》（或《爱国纲领》），有的叫《自卫纲领》，有的叫《总体作战新政实施纲领》。从2月初至7月底，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代表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在兴仁、毕节、镇远、独山、遵义、铜仁、贵阳

召开治安行政会议进行讨论，8月初统一定名为《贵州省反共保民救国施政纲领》。我第二野战军第三、第五兵团集结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准备实施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达《[第二]野战军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的10月初，由国民党贵州省参议会讨论通过……”

湖畔。白天。

字幕：“贵阳市黔灵山”

青山翠柏前一座高大耸立的纪念碑，碑上熠熠闪烁的金光大字“贵州解放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彩霞满天，白鸽飞起。

枪声和土炮声中混合着杂乱的喊杀声，从天空里传来，由远渐近、由弱渐强……

青天白日的黄纸卷宗上，一个红色大章印“绝密”。黑色毛笔大字“贵州省反共保民救国施政纲领”，铅印黑体字“贵州省政府”。鲜血从上而下流淌……青山翠柏中一座座高大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

主题音乐。一座座革命烈士墓。1950年×月×日立碑。几块无姓名的烈士碑出现，字幕贵州省各县（市）安葬地名……片头字幕：以剧中人物近景、特写为衬底。

群山。白天。

重重叠叠的远山近峰，无边无际。它犹如波澜壮阔的大海般地出现，青山绿水里岛屿似的黄土高坡。

淡淡的雾霭袅袅弥漫，模糊不清的视觉效果。一种朦朦胧胧的和谐美，整个画面里充满了壮观而神秘……

天空中落叶飞飘。山野笼罩在云雾中，旭日东升。

鸦群蔽空扑来，发出令人生惧的叫声。

饿虎的嘶声，震天撼地。

红色草书写出苍劲的片名：虎啸大娄山

火红的枫叶。荒山野岭，峭壁凌空。

毛泽东画外音：“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率十八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150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150万人，是指我军60万人（其中二野全军50万人，贺部10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90万人，主要在四川……”

山路。白天。

石头上的大字“咱们的大腿不简单，一天追了一千三”。秋雨濛濛飘落。云雾中远山近峰，朦朦胧胧。

画外，文工团战士们敲锣打鼓、打着快板书：“勇追猛歼，克服困难，不惜牺牲，解放大西南！”“立大功，当模范，留下美名万古传！”

枯草尖上雨珠摇曳闪光，淡雾袅袅弥漫。

画外，只听到有人接二连三地摔倒的声音。

跑步声由远而近。泥泞的山路上，卷着的裤腿上裹满了泥巴。杂乱的鞋飞快地闪过，溅起一片片泥浆，偶尔无数的赤脚掠过。摔跟头跌跤的战士爬起来跟上队伍，只听到由近而远的传令声：“快点！跟上！别掉队……”

身强力壮的指战员们抢过体弱单薄的战友的枪和背包，有的战士搀扶战友跑着；有的战士摔了个面朝天，刚爬起又摔倒，有的战士去拉摔倒的战友也滑倒……

画外，文工团战士们敲锣打鼓、打着快板书：“同志们，加油呀！战友们，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不怕疲劳，奋勇前进！向前，向前，向前……”

摩肩接踵的背影，风尘仆仆。杂乱的军装，五颜六色。有的战士满身泥浆，只看到两只眼睛。背包上都插着伪装树枝，军帽上都编着伪装茅草。一片人头攒动，拥挤拥挤。

部队中零零星星的青天白日帽徽，依稀可见穿着国民党军服的身影。胸前挂着的美式冲锋枪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上“中国”后边加上了“国民党”三个字。

画外，两个战士的议论声。

战士甲：“这回完了，云、贵、川就是云南贵州沅晃县，快到中国边上了，等胡子白了也回不到家了。”

战士乙：“那里说话听不懂，生活也不习惯，就像到了外国一样。”

战士丙：“听说这次任务是入川打胡宗南。”

战士丁：“不，是追歼宋希濂！”

战士丙：“蒋介石派宋希濂增援胡宗南妄想死守成都和我们干。”

战士丁：“进贵州、解放贵阳，我们在江西参加革命，没有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没有参加淮海战役，这次赶上解放大西南。我们一定要好好干，别让老战士小看我们新战士了！”

一个战士跑得精疲力竭，打盹儿的面孔，嘴里喊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追上敌人，不让敌人喘息，追上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他突然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卫生员扑去抢救，两个战士跑到路旁挖坑。

岸边。黄昏。

字幕：“1949年11月5日 湖南 芷江”

水流湍急，炸断的桥梁。

工兵营顶风冒雨抢修桥梁。

天边淡黄的夕阳里飞来几架敌机投下炸弹。

冲天的水柱。长空闪现火光点点。硝烟弥漫。

岸上的炮火连续射击，步兵们用机枪射击敌机。

部队下车，分别乘筏子抢渡。囤聚一大批圆木。

杂乱的军装中，一个灰色军服的高大背影，扛着一根圆木离去。臀部和膝部补了又补的大补丁。

杨勇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字幕：“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

潘 焱：“一号，十六军今二时报称：我四十六师先头团于四日十六时占领天柱（敌保安团三日晨弃城南逃）。该师主力四日晚宿营于兰田场，今日达天柱以西。蜆集大油乡六堡子敌一〇三军四日八时向镇远逃窜。十七军指住芷江，拟于六日移至白马铺、冰水铺之线指挥。各师均遵原部署于今日上午六时至七时先后开始运动，该军并于今晨八时报告，山楼坳敌九八一团三营七连于昨天西逃，我一四八团已控制该地。十八军今达桃花坪。”

字幕：“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参谋长潘焱”

杨 勇：“三号，命令十七军派一个营掩护先遣队筹粮。这次进军，我兵团将长驱直入，远离后方。我们工作要考虑得仔细一些，一定要解决好战士们的穿衣吃饭问题。”

部队中苏振华高声动员：“我人民军队的大进军，势不可挡。蒋介石所把持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土崩瓦解，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作垂死的挣扎，也挽救不了他们灭亡的命运了。因为人民在我们这一边。”

字幕：“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治委员苏振华”

山坡上文工团的战士们高唱着：“解放军大呀么大进军，千军万马向前进。咱们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要把蒋匪残余消灭完。”

江上。黄昏。

渡江部队。敌机投下的炸弹，掀起冲天的水柱。

炸散的筏子顺水漂流。几个浪头打来……

筏上一个战士不慎落入江中，只听见高呼一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股汹涌的波涛灌进他嘴里，随着整个头部被江水淹没下去。

旁白：“我军入黔作战途中，国民党军队大肆破坏交通，仅湘黔公路破坏桥梁要隘就有二十六处，川黔、滇黔等公路干线，均遭破坏，造成公路瘫痪，交通中断……”

杨勇摘下军帽后走到江边伫立，神色忧伤。他心情异常沉重，痛苦地注视着江水，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岸上。白天。

字幕：“1935年11月28日 湘江”

太阳当空。山坡上红军抢构筑工事，重重封锁的敌军远处隐约可见。坑壕里杨勇和沈述清注视着敌情。

沈述清：“敌人可能在调整部署，等待炮火支援，来者不善嘛！”

字幕：“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

杨勇：“是呀，看来是一场恶战。告诉大家，无论如何也要顶住，掩护大部队顺利过江。”

字幕：“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政委杨勇”

沈述清：“政委，请你负责这面，我到一营去。”他话还没有说完，转眼间就奔向前沿阵地。

杨勇望着远去的沈述清：“我们死也要守住阵地！”

冲天的尘土飞扬，炮弹呼啸。

猛烈的炮火让山坡颤抖。一片敌军蜂拥而上。

枪炮声和手榴弹声，震耳发聩。

红军在烟雾中英勇还击，投出手榴弹。

敌军纷纷倒地。倒下了一批，紧接着又有一批上来，再打退一批，又有一批向上冲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和精良装备，突入了红军前沿阵地。

沈述清毫不犹豫地率领一营迅速反击，不幸英勇牺牲。硝烟滚滚的天空，太阳仿佛被鲜血染红了。

望着倒在血泊中的沈述清，杨勇悲愤填膺，一跃而起。一场生与死的白刃战，拼杀声响彻云霄。

山上。黄昏。

落日西沉。鲜血从断草上一滴滴地落下……

杜中美中弹牺牲。

字幕：“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

突然一块弹片飞来，钻入杨勇的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弹片拔出，大声怒吼：“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喊杀声撼天动地，刀光闪闪。

房屋。晚上。

石墙内四合头大院，几户人家居住。

字幕：“遵义老城何家巷 杨天源家”

赵俊英请陈福桐坐下，转身走到蚊帐背后。

字幕：“中共地下党员赵俊英 杨天源之妻。”

杨天源出来，两人相视一笑。

字幕：“中共遵义县委书记杨天源”

陈福桐眉开眼笑，惊喜：“你好大胆子，又跑回来了。”

字幕：“遵义杰生中学教导主任陈福桐”

杨天源：“回来有事。很快要‘天亮了’，我们大家都要解放遵义尽一些力。”

陈福桐满面笑容，赵俊英轻轻地关门出去。

杨天源：“我这次从湖南常德奉二野联络处主任王子英同志命令秘密回到遵义——解放军入黔，急需了解贵州敌军布防情报。请你帮我设法了解城内敌军究竟有多少人马？布防情况……”

陈福桐：“我马上去找陈铁商量，了解黔北敌军的布防。潘名挥和幸必泽已在搞迎接解放的活动，要不要将你来遵义的消息告诉他们？”

杨天源：“时间紧不用了，你把情况告诉他们就行了。请你转告他们，要争取敌军起义，油印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城工作。我明天就到团溪，住在肖义德家。遵义解放后设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你代表我直接向军管会汇报这里的一切情况，我还要回湖南去，不一定就能和部队碰到一起回来。”

陈福桐：“国民党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计划要在遵义实行‘焦土抵抗’，下令收集汽油、煤油，准备烧毁遵义城，还着手炸毁川黔公路和遵湄公路上的桥梁……”

杨天源：“告诉潘名挥、刘兆富、幸必泽，武装保护遵义城……”

陈福桐：“从监狱里被保释出来，情况很不好，在我身边有人监视。你就赶快离开遵义吧！”

杨天源：“我连夜动身到团溪……”

陈福桐：“杨书记，请县委批准我入党！”

杨天源：“关于你入党，组织上一九三八年就讨论研究过了。我们经过多方面的慎重考虑，才决定没有发展你为党员，也没有输送你到延安去。不是你不具备入党条件，而是让你作为进步青年加入遵义官办的抗日组织‘遵义各界青年抗日救国会’，借这个官办的合法机构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募捐、慰问抗日将士和军人家属，向八路军写慰问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发动了一次反共高潮，疯狂破坏我党的地下工作，省工委领导人黄大陆、李策又被捕在狱，许多同志都遇害了，我也由于叛徒出卖而暴露，被迫到湖南常德隐蔽……”

陈福桐：“我和中国共产党一条心，信仰共产主义……”

杨天源：“中共中央任命了新的贵州省委领导同志，并在湖南邵阳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了解放和接管贵州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由苏振华、杨勇和徐运北主持，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明确陈曾固为省委副书记。会议决定由冀鲁豫二地委、五地委的同志加上三地委部分同志进入遵义地区进行接管工作。你为我党工作被捕住过监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同志，我会向遵义新的领导同志汇报你的入党要求……”

办公室。晚上。

谷正伦打着电话：“绍周兄，共军已进入贵州境内了，黔东南形势紧张，四十九军调整部署如下：（1）三二七师九八一团继续担任天柱防守任务，并向黔阳方向派出警戒部队；该师九八〇团进驻晃县公路大桥；该师师部率领九七九团由三穗进驻玉屏。（2）二四九师七四六团由黄平进驻三穗，归军部直接指挥，策应三二七师；该师师部率领七四五、七四七两个团，由都匀、麻江进驻施秉，作第二线部队，在鹅翅膀构筑工事，扼险据守。（3）二七五师作为总预备队，仍驻黄平待命。军部驻黄平，在镇远设立指挥部，由军长王景渊坐阵。”

字幕：“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

公路。夜晚。

急行军的步兵，车辆熄灯慢行。

每人左臂上扎一条白毛巾。

路旁的空地上，几个战士窃窃私语。

战士甲：“班长，部队到了贵州，俺给你告别了。”

李富贵：“你不革命了？”他胸前挂着一个通讯包。

字幕：“十六军通讯营二连一排二班班长李富贵”

战士乙：“听说咱们军这次打下成都就在贵州了，不再回到咱们家乡去？”

李富贵：“俺听张营长说了，你们甭告诉别人。”

战士甲：“俺从家乡当民兵出来打跑了日本鬼子，参军到大别山至徐州又过了长江，俺都没说过不革命了。”他停顿片刻，哽咽着：“班长，俺得回家去种地要给爹娘养老送终呀，俺家四弟兄只剩下俺一个人了……”

战士丙：“贵州山高林密，老蛇多，走路要拿棒棒打。听说贵州的蚊子比马蜂还要大。”

战士乙：“听说人还野蛮得很，头发都是红的，动不动就拿刀子插人，还会放蛊。麻风病多，鸡蛋不能吃。”

李富贵：“老杨，俺不许你走。你是副班长，又是一个党员……”

杨顺全：“老李，俺想回家……”他右手按住腰部，疼痛难忍的面孔。

字幕：“十六军通讯营二连一排二班副班长杨顺全”

李富贵：“你甭想跑，俺不准你走。你敢跑，俺就拿枪打死你。俺们参加革命都十年了，你死了到头来不要一个革命烈士都捞不到……俺们是共产党员！”

战士甲：“班长，全国快解放了，打成都是最后一次大战役了，你要小心一点呀！”

李富贵：“你们放心，俺死不了。你们留下枪别上交，回去的路上都莫走散了，散兵和土匪多得很。”

战士乙：“班长……”

李富贵：“别说了，把俺的粮袋带上，俺再给你们十发子弹和两个手榴弹。”他解下粮袋递给战士甲，将子弹和手榴弹再递上。

战士甲：“班长……”他一把抱到李富贵，放声恸哭起来。

李富贵：“甭哭，你们被发现就别想走了，俺天亮后才向张营长报告。”他转过身去，接着：“老杨把你的粮袋给他们，也给十发子弹和两个手榴弹，让他们有个防身的东西。你们路上要注意安全……”

办公室。夜晚。

灯光下木棍指到墙上高挂《黔东南军事形势图》。

何绍周：“驻三穗的二四九师七四六团向天柱方向接应三二七师九八一团，且战且退，退到三穗后，继续向镇远方向逐次抵抗，逐次撤退。三二七师主力退出晃县、玉屏后，到岑巩收容集结部队。”

字幕：“陆军第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 何应钦二哥何应

禄之子”

王伯勋：“夏明贵的七四六团已退到镇远县城，共军的追击部队已快追到镇远河对岸，我已命令夏明贵炸毁镇远公路桥，暂时迟滞共军的行动。”

字幕：“陆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

路旁。夜。

山坡上杨勇兴奋激昂，心潮澎湃。

潘 焱：“一号，我们已进入贵州境内了。”

杨 勇：“十四年前红军被围追堵击到贵州，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画外传来激烈的枪声……

山上。白天。

字幕：“1935年1月28日 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

响彻云霄的喊杀声。战火纷飞，炸断的树桩……

几棵随风摇曳的烧焦枯草。牺牲的红军。横七竖八，满山遍野。有的抱着敌军，有的咬住敌军的耳朵，有的被几个敌军压在身上、手紧握住枪。血！从红军头上流下，从红军胸膛流下，从红军手上流下，从红军腿上流下……

杨勇带队冲锋，一发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从唇部钻出，血似喷泉。用嘴指挥不了战斗的杨勇，就用笔下达命令。他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杨勇昏倒在血泊中。

屋内。夜。

字幕：“遵义老城 陈福桐家”

陈福桐：“遵义县党部书记曹文光，中统黔北督导区主任艾超找我去谈话，要请我担任遵义‘反共救国委员会’秘书。他们明知我不肯去作这个秘书，却要借此阻挠我到杰生中学任教。我当即表示：‘既不想去教书，也不想搞公务。’他们以为达到阻挠我去作教导主任的目的了。”

李光勋：“艾超向张涛密报你在遵义搞地下活动，因为刘伯龙想到遵义了解这一类的情况，唯恐这个魔鬼杀人，我已对张涛作解释，把你的名字钩掉了！你要少出街，注意警特的监视。”

字幕：“中共地下党员李光勋”

陈福桐：“晚上，柏继陶请客吃饭，艾、曹作了柏家的座上客。何其荣向‘捐资兴学’的柏继陶建议，再创办一间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杰生中学’，聘我作教导主任。柏继陶接受何其荣的建议，委托他筹备，并聘他作校长。柏继陶的二弟柏辉章是贵州第二绥靖公署副司令，艾、曹二人不敢轻易地杀我，他们不敢不卖柏辉章的帐！”

李光勋：“你以‘杰生中学’作为掩护，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遵义城。我要随军走动，相机和张涛谈起义的事。”

客厅。夜。

字幕：“遵义老城大十字 柏公馆。”

灯光下桌上的酒宴。

军服戎装的陈诚，柏辉章身穿长衫。

柏辉章以茶代酒，陈诚独自饮酒。

陈 诚：“毛泽东已于七月十六日命令，共军第二野战军主力经湘西、贵州入川，贺龙、李井泉率华北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由陕入川，并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第四兵团暂属第四野战军指挥，参加两广作战，然后进入云南。”

字幕：“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 陆军上将。”

柏辉章：“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兵团无法抗衡刘邓大军入川会战，谷胡子《誓死保卫大西南》的计划只会让士兵兄弟白白地去送死。”

字幕：“贵州第二绥靖公署副司令 陆军中将柏辉章”

陈 诚：“国防部最新获悉：共军第五兵团杨勇所部十六军六日对晃县、三穗以东对我军发起攻击，而后沿湘黔公路黔东南重镇镇远进击。我十九兵团四十九军七四五团正在鹅翅膀建筑工事，阻击共军进占贵阳。”

柏辉章：“共军第五兵团于今年二月五日成立，下辖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军，原为中原野战军几个纵队组建。从太行山到大别山转入反攻，由鲁西南战役至徐埠会战，又渡长江而来。这个兵团英勇善战……”

陈 诚：“蒋总统让兄弟我亲自来遵义接贤兄速飞台湾……”

柏辉章：“去台湾只去得了我一个人，我的老爷八十多岁了，屋里头一大家人，教我怎么走？”

陈 诚：“健儒，你如果不走，共产党会杀你！”

柏辉章：“这个不用你说，我知道。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我派刘鹤鸣和杜肇华两个团赶到娄山关去阻击过他们第二次来攻占遵义城……”

陈 诚：“经国老弟已经亲自打电话让谷正伦省主席转告蒋先生让兄去台湾，这次委员长又派我从重庆专程赶来接老兄到贵阳机场……”

柏辉章：“老爷又有病，又不在家送到绥阳蒲老场乡下暂避，这一大家人，你看我怎么走？”

陈 诚：“健儒，你要明白蒋总统和经国老弟的一片苦心，飞机已经是最后一架，不走就再没有机会了。”

柏辉章叹了一口气，自嘲：“听天由命吧……”

陈 诚：“一〇二师参加三次长沙会战打出黔军的威

风，蒋主席乘飞机到长沙祝贺战区各集团军将领，还特意让兄在会上发言，亲自授予一枚抗日特等勋章。宪章兄弟一九三八年五月参加徐州会战中殉国……”

字幕：“1988年4月1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柏宪章为革命烈士。”

柏辉章：“黔军终归不是委员长的嫡系，颇受其黄埔系的倾轧嫉恨，打仗挨头刀之理而无立功青云直上之说。”

陈 诚：“党国为重，精诚团结！”

柏辉章：“民国三十一年，我调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学习，结束后任赣南师管区司令。只因为不会阿谀奉承才和专员蒋经国意见不合被改任江西军管区参议未去任职，赋闲于上海，后移南京。”

陈 诚：“戡乱救国，忍辱负重。柏君岂能无爱国战！”

柏辉章：“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客厅。夜。

字幕：“贵阳市 张彭年家”

张汝赓：“解放军已进入贵州边境与四十九军开始接触。贵州绥靖公署‘疏散指挥部’，明天早晨要发出紧急通知。谷正伦、韩文焕、刘伯龙决定在他们走之前，准备炸毁南明大桥、焚毁报务、话务两局及电厂、杀掉贵大进步师生，组织人员上山打游击，这是贵州省政府秘书长何朝宗今天告诉我的。”

字幕：“贵阳市民主人士张汝赓”

张彭年：“谷正伦、韩文焕即将撤离，他们决定刘伯龙由龙里撤走，路经贵阳时，对贵阳城实行烧、杀、抢，鉴于过去滇军三次入侵贵阳，新旧政权两不接气之时，地方小乘机抢劫的沉痛教训，想到在解放军尚未到来的社会治安，令人十分忧虑，应该设法解此危难。我意与诸位发动民间力量，共保地方治安。”

字幕：“贵阳市民主人士张彭年”

李福祥：“我提议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并决议联名向共产党、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文由张彭年草拟，交我和张汝赓等人分别串连贵阳市知名人士联署签名。”

字幕：“贵阳市民主人士李福祥”

司季武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汝赓转递张彭年。

字幕：“贵阳市民主人士司季武”

张彭年接过纸条阅完，喜上眉梢：“季武兄高见，卢焘公素有声望，又系朱德旧交，如请他出来参加，不仅可壮声势，而且便于同共产党联系。”

张汝赓：“由司季武、林子贤执张彭年的亲笔信，前去

卢家敦请。”

街道。拂晓。

柏公馆大门前，陈诚乘上一辆吉普车。

柏辉章：“一路平安。”

陈 诚：“保重！”

柏辉章抑郁烦闷，若有所思。

会议厅。白天。

字幕：“1934年12月20日 福泉县马场坪”

李维伯：“不过是路过贵州，然后过长江而北上抗日。”

字幕：“贵州省政府秘书长李维伯”

万次新：“蒋想利用黔军围剿共匪之机，达到既阻止共匪北上，又削弱并最终取缔黔军势力之企图。”

字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部秘书长万次新”

王家烈：“共匪在江西、湖南，几年来虽受蒋介石五次围剿，但蒋大都落空，损兵折将，反而武装了共匪。此次突围，又一连突破蒋介石在江西、湖南设下的几道防线，共匪实力不可轻视。因而对共匪之来，只能让路，佯打撤军，断不能死堵硬打。”

字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 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

何知重：“我驻守东路三年，未见过上方发一文粮饷，每月均向各县借支，我还差士兵一年多的饷未发，要叫他们打仗，除非先关十个月的饷。这次共匪来，我只能站开点，顶多应付一下。实在不行，有奶就是娘，我只好投向蒋老板啰。”

字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何知重”

蒋丕绪：“共匪入黔，先克黎平，象征旗开得胜；而后下锦屏，又是锦上添花；再到黄平，黄昏了要休息一下；然后取余庆，就开胜利庆祝大会，不可小估啊！我和知重一样，穷兵不能贻武，看来只有顺水推舟了。”

字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新编第八师师长蒋丕绪”

柏辉章：“我赞同绍公的意见，共匪西窜入黔以后，所行军路线，没有直下贵阳趋势。取贵阳没有用处，重点还要窜经黔北、夺遵、绥以济粮草，克川南而北上。我们只有在黔北、川南做文章，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因而抢夺乌江，以困川黔孔道，是黔北当务之急。”

字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

侯之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次共匪由江西、湖南入黔，委员长早明令，要我们阻击狠打，配合中央军

消灭共匪于黔北地区。我侯之担有四个旅共八团人，定当扼守黔北，决不许共匪越过乌江以北地段一步。愿立下军命状，与诸公共存亡。”

字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

二楼。早晨。

走廊上几个扔掉熄灭的烟蒂。

栏杆前伫立的柏辉章背影。

一副皱着眉头的面孔，烟雾袅袅弥漫……

遥远的群山上黑云浮动。红日透过云层放射出鲜艳的光芒。

柏公馆。夜晚。

字幕：“1935年2月24日”

柏辉章拿着话筒，王家烈声音传来：“命令刘鹤鸣和杜肇华两个团由虾子场兼程赶到桐梓驻防。”

柏辉章：“驻南溪口连哨兵报告，由桐梓县逃出来的老百姓讲，穿着青色便衣人员是共匪的侦察员，约一个营，现在桐梓县城附近已有红军几万人，听说朱德也来到了桐梓。”

王家烈：“我已秘密得知，蒋介石用黔军在黔北牵制，已速调湘桂滇川军向黔北合围，而歼灭之。”

柏辉章：“湘桂滇川都并非嫡系，皆不肯用命，只图保存实力，割据地盘。蒋介石素来就是消灭杂牌，保存自己，重用嫡系。”

王家烈：“共匪西窜回师，决不会采取佯攻娄山关，得小失大的办法，可能由小路攻板桥，断我后路，以大部占公路封锁口，以小部包围黑神庙，迫我缴械投降。或者包围我右翼夺将军山，瞰制关口，夺取要隘，既少伤亡，又可保全实力；必尽全力向我东侧迂回，以一部向我正面牵制，以大部攻板桥，实有可能。”

柏辉章：“钢刀不斩自来人，我判断无危险。共匪号称三万，我军能敌乎？”

王家烈：“坚守到明天午后，看情况再商量。”

柏辉章放下话筒，沉思了一会儿，他又打电话：“第六团刘鹤鸣团长，交待杜肇华旅长，电话内容要用笔记录下来：‘奉薛岳总指挥命令，要杜肇华和刘鹤鸣死守娄山关三日，以掩护中央军渡过乌江，进入遵义城，如失守则要杜、刘二人的头。’”

话筒里刘鹤鸣声音传来：“桐梓已到共匪几万人，第六团正面有共匪两个团兵力，尚有大部向我东西迂回，小尖山有小路可通板桥。”

柏辉章对着话筒：“薛总指挥已派宋绍奎的第十团增援小尖山防守，又派金铸九的第十五团前往板桥附近增防。”

山路。夜。

树上枯叶飘落下来，天飞着毛毛雨。

急行军的部队，杨顺全打起鼾声来。

李富贵：“谁睡着了，别感冒！”

几个打瞌睡的战士闭着眼睛，脚不停地行走，一头撞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一个战士“啪”地一下摔了个面朝天，刚爬起来，又摔到地上。

一只只抓住前面战士背包的手，几个摔倒的战士摸爬起来，迅速地摸找前面战士的背包前进。

从前面传来的声音：“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战士们铺上油布，丢下背包倒地就睡。

李富贵坐在背包上卷起喇叭筒来，划燃火柴点烟吸了几口，从他吸烟微弱的火星，看到一张筋疲力尽的面容。

画外，传来教导员命令声：“谁在抽烟？快把烟灭了，不能暴露目标……”

画外，张营长：“李富贵，把烟灭了！”

李富贵慌忙地灭熄火星，把烟卷包好放进衣包里。他倒在背包上睡了起来。

二楼。早晨。

后花园一墙之隔的余大才，站在白家房屋二楼上喊道：“柏司令，早上好。”

字幕：“遵义曙光社社员余大才”

柏辉章：“兄弟，如果你早点说，我哪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哟。”

余大才：“二哥，那阵我怎么敢……”

柏辉章：“二哥这次惨了……”

墙外的余大才沉思默想。他向柏辉章望去……

街道。早晨。

字幕：“1935年1月19日”

柏公馆大门前，闹哄哄的。

8个掉队的红军被捆绑着押来。

连长：“报告营长，我们连在高桥抓到8个共匪。”

营长：“押到教场坝去，让穷鬼们看到午时三刻就统统处决。”

柏辉章从大门内出来，说道：“你们都是江西人，是被共产党骗来当匪的，我现在每人给你们两块大洋，让你们回家去。”

官兵们目瞪口呆，柏辉章转身离去。

人群中观看的余大才惊讶的目光。

旁白：“据说，这8个红军身经百战，但都活下来，担任了党的高级干部……”

办公室。白天。

桌上放着一封电令。

王景渊打着电话：“梁参谋长，何司令转来谷主任的电令，四十九军必须在镇远、施秉地区尽力抵抗，争取到五天时间，然后沿公路逐次抵抗，经贵阳向黔西撤退。”

字幕：“陆军第十九兵团第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

电话里传来的声音：“争取五天时间的问题，是谷的意见，谷说，必须在镇远地区争取五天时间，贵阳方面撤退才来得及，对此，司令向谷争议说，一个跳蚤顶不了一床铺盖，能争取到三天就不错了，但谷执意不松口，司令也无办法。”

王景渊：“连三天都成问题，夏明贵的七四六团由三穗向镇远逐次撤退，现在距镇远只有十多华里路了，最多两个钟头，就要退到镇远；镇远这个地形如何能守，我准备等夏明贵退到镇远部署掩护军指所撤退的任务后，即到黄平军部部署全军撤退任务；至于能不能争取到三天的时间，这就要看陈永思的二四九师在鹅翅膀抵抗的情况了，我看一两天可能争取得到，三天无把握，五天办不到。”他放下话筒，重新打电话：“陈师长吗？我是王景渊，你要督率所部在鹅翅膀努力抵抗，尽量争取时间，炸毁镇远公路上的大桥……”

山野。白天。

长满了灌木和杂草。山势陡峻，云雾沉沉。

包谷杆一堆一堆聚集，已经被风吹日晒得干枯。

寥寥无几的草棚外，乱石丛立里几个赤身裸体的大姑娘蹲着的背影，指战员们迅速解开行李……

草棚内一片阴暗潮湿，草绳栓挂的小盐巴块下，沙锅里几片菜叶子的包谷面粥。地铺的干草上盖着草编织的“被子”。床上坐着一个妇女，身上披着一点麻片，惊恐地看着战士。

棚门前一个光着屁股的小孩捧着一把狗尾巴草，睁大的眼睛里充满了警惕，童谣从画外的远方传来：“爹盖蓑衣，娘盖草被，我就抱根吹火筒睡……”

放到棚门前的衣物、粮袋、盐、被子。

几个北方战士：“这地方比咱们家乡还穷！”“贵州昔日有山国之称，古称鬼地。”“贵州云南嘎嘎县是过去充军发配的地方！”“听说这里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客厅。白天。

字幕：“贵阳北郊小宅溪‘半日山庄’”

谷正伦：“是正面迎战，拒共军于省外？还是诱敌深入，战于省内？我们贵州兵力薄弱，与共军抗衡，有如螳臂挡车，以卵击石，故不得不放弃固守铜仁、松桃、玉屏、天柱一线之计划，我想放弃贵阳，以黔北、黔西南等地为游击根据地，以便集中兵力，保卫重庆和昆明。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与共军周旋，等待时机，配合反攻。当今天下形势，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爆发，中国的反共战争实际是全世界反共战争的前哨战，美国拥有原子弹，只要坚守反共，最后必然取得胜利。朱德是否写信给你？”

卢 焘：“我与朱德三十多年不见面，他哪会写信给我呢？我与朱德只有一封书信，不料被日本飞机轰炸贵阳，此信与家同毁。一九二八年朱德在湖南派王佐到广州找我，希望我说服滇军范石生不要与他为敌。我就写信给范石生，叫他不打朱德，并说‘大家同学不必为敌也。’朱德在讲武堂的时候，学校不让学员出校门，他就翻墙而走……”

字幕：“贵阳市进步民主人士卢焘”

谷正伦：“卢先生代理黔军总司令时，我那时还是一个旅长，我离开贵阳后请先生出来维持地方治安。剿匪保商，安境息民。”

卢 焘：“蒋介石垮了，共产党打过来了，你的性命都难保，还成立什么反共保民委员会。”他停顿片刻，接着：“我又不是国民党，我是孙先生的革命党。我才不去干蠢事呢。我们广西老家有句俗话，天亮了还尿床？”

谷正伦：“望先生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卢 焘：“恐民众涂炭，我岂能袖手旁观。”

谷正伦：“这就好，这就好了。贵阳行将失守，保安部队撤出后绥靖公署怕贵阳城被暴徒焚掠，将来贵州人不会原谅我，要挖我家的祖坟，因此想找一位年高德劭的人出面维持秩序。经我熟虑后，认为卢先生是最恰当的人选，我已令韩文煊，转嘱省警察局长张安庆拨几百支旧枪给郭润生。先生年事已高，只出名承头，具体事务由社会部部长郭润生负责……”

操场。白天。

大门柱上分别挂着青天白日下的木牌“贵州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贵州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保安司令部”。

口号声：“保卫遵义！永远跟随蒋委员长！”“血洗遵

义!”“反共到底，决不投降!”

几个队列的男女老少，步履凌乱。

李厚德进大门向右侧办公室走去，说道：“万一和卢杰冲突起来，还请大哥帮助。”

字幕：“贵州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保安司令部上校联络参谋 遵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主任 军统遵义邮电检查组组长李厚德”

廖崇仁：“兄弟，你放心进去好了，如果发生冲突，不会让卢杰占便宜的。”

字幕：“贵州省保安十三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崇仁”

会议厅。白天。

金毓麒：“共匪到时，为了空室清野，要展开全面破坏。砸锅摔碗，拆屋填井。只要坚持半年，就能取得美国的援助。一人一枪，皆不为匪所用。”

字幕：“绥阳县党部书记金毓麒”

樊其书：“温凯廷是绥阳最危险的人物，上中下都很熟，一旦有事不堪设想。”

字幕：“绥阳县反共自卫兵团团长樊其书”

李永煊：“没有什么证据，就抓人影响不好。”

字幕：“绥阳县政府县长李永煊”

金毓麒：“温凯廷的影响那么大，再不抓不行了。我和梁怀碧有一天傍晚出东门时碰见温凯廷出门去，就问他去哪里，他说去正安买桐油，可是二十天后从西门回来。奇怪的是去正安买桐油，怎么会从西门回来呢？他对我们没有说实话，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樊其书：“温代理看守所所长后，利用所长的职权，取消犯人夜间的脚扎，改善犯人的生活，变一日两稀为一干一稀；改善卫生条件，粉刷墙壁，更换陈旧稻草；延长放风和会客时间，改原来的一小时放风为三小时，会客也从一小时改为二小时；允许犯人读书看报，互相交谈，撤掉了原先的看守所主任。对于逃跑的犯人，温则装聋作哑，网开一面。温发现犯人有冤枉，还亲笔代写状纸。这些作法深受犯人家属的拥护，后来监狱里男女号犯人都署名盖上手印，印发了一份三千字的传单，说温的好处。传单是一个赶场天发出去的，全县影响很大。”

李永煊：“派保警分队长向树清率人逮捕温凯廷，以‘纵逃犯人’的罪名进行关押审问。”

金毓麒：“全城戒严，实行大清查，对一切可疑分子统统都抓起来关押。”

樊其书：“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

办公室。白天。

卢杰坐在桌后的藤靠背椅上，椅后站着他的夫人。进门左边靠壁的长沙发上坐着白用盈，对面藤椅上坐的刘肇基和张肇奎。

卢杰：“我打好几次电话给李参谋了。找你来没有别的，因为局势一天天紧张起来，要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你是本地人，乡下有不少亲戚朋友，准备把我的家眷和宝眷一起，安顿去你的亲友家，以便我们安心策划应变计划……”

字幕：“贵州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卢杰”

李厚德：“真对不起，在几天前我已把一家老小送去乡下安置了。”

卢杰：“因为白高参向我了解遵义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活动情况和名单，我只有找你了。我想，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在李参谋的亲戚朋友中一定不少吧？”

李厚德看一眼白用盈，审视的目光。

白用盈盯着李厚德，沉默无语。

字幕：“陆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四军高参白用盈”

李厚德：“专员说的得对，因为我是本地人，从小进私塾而转入小学、初中、师范念书，都是在遵义。因此，如果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是本地人，那当然和我很可能是非亲即友或老同学了。”

张肇奎：“李参谋的亲戚朋友里面肯定有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李参谋并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他们也不会告诉李参谋是共产党，那是自己找死……”

字幕：“遵义哥老会掌门大爷张肇奎”

刘肇基：“是的，是的！”

字幕：“遵义县党部参议长刘肇基”

李厚德：“专员是知道的，我来遵义不过半年左右，平时稽查处的事务相当繁杂，况且共产党地下人员在我来遵义这段时间里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活动。我想回去后要秘书王志菱查原有档案，同时我去和军统秘书组及黔北督导区艾超主任交换一下情况后再作决定……”

卢杰和白用盈相对一视，沉默不语。

二楼。木板房。夜。

字幕：“潘名挥家”

几个军警翻箱倒柜，大堆图书中《鲁迅全集》、《战争与和平》、《思想与时代》，一个黑壳笔记本。

潘名挥躺在床上，暗示一眼小被子。

字幕：“遵义杰生中学音乐教师潘名挥”

刘丽君赶紧用小被子包起婴儿，掐他一爪，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字幕：“潘名挥之妻刘丽君”

青年军官扫一眼小被子：“我姓王，吴开治的侄女婿。我们是亲戚关系。搜查的书有无危险？有没有要取出来的？”

刘丽君：“请取回黑壳笔记本。”

青年军官取回黑壳笔记本，刘丽君泡杯茶递给青年军官。潘名挥赶忙拿来放到床垫下。

青年军官接过茶杯放到桌上，吩咐：“带上搜到的书回去。”

大厅。白天。

字幕：“贵州省政府教育厅会议室”

张彭年：“‘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宗旨，维护城内社会治安，选出了卢焘、张彭年、郭润生、司季武、陈职民、冯程南、李福祥、桂马铸、赵正一、张荣熙、蔡森久、陈芳、徐礼和、林子贤等十五人为委员，并经委员互推卢焘为主任，张彭年、郭润生为副主任，下设秘书、治安、联络、总务四个组，分别以陈芳、徐礼和、邓占奎、李福祥、冯程南、张荣熙、蔡森久为各组正副组长，以张汝康为秘书，并负责指定各区分会的负责人。由赵正一、蒋珏璋、李葆善、卢荻初分别向盐务局、补给司令部借武器六十余支。郭润生任‘贵阳市临时警备司令’后仅一天时间，又搞来了坏枪三百多支……”

郭润生：“一、电厂不准停电，电话必须畅通，电报局长余志明等负责保证；二、与会的水利林牧公司、林东煤矿、盐务局、西南公路局、第十运输处、卫生局等的负责人必须立即集合员工力图自保；三、一些机关如市警察局、市辖九个区公所、各市各厅局的负责人已逃走的，以及已知无人看守的市五个弹药库、三座材料库、三座被服库、两库油料库、四幢公房、两所学校、两所庙宇，以及不明性质的仓库一座，无人居住的私人住宅一院，均由各分会负责，指定专人看守；四、增设临时路灯，由电厂立即负责。同时，各分会必须立即通知各该辖区内沿街住户，各自内拉出电灯一盏，确保通夜照明，以利守望巡逻；全市商店铺户，由陈职民、张荣熙等发动商户加强自卫；五、由邓占奎、赵正一负责组织四个巡逻队，指派专人带队，日夜轮班巡逻全市，以防宵小；六、由李福祥、刘世德乘坐专车，遍巡各条街道，负责各处联络，一处有警，各队驰援；七、有关迎接解放军入城事项，如准备鼓乐，扎庆贺彩牌等，由冯程南负责办理……”

字幕：“贵州省政府社会部部长郭润生”

卢焘：“成立医务室，如有病、伤，由邓文波负责组织治疗。即用‘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将这个组织的性质、任务和成立等情况昭告全市

民众。”

办公室。白天。

字幕：“遵义老城水洞街郭惠巷公馆 贵州第二绥靖公署司令部”

葛世材敲门入内，报告：“司令，老太爷来见！”

字幕：“柏辉章勤务兵葛世材”

柏辉章脸色一沉，瞪一眼葛世材：“说我不在！”

葛世材：“我向老太爷说了司令在办公室……”

柏辉章：“你呀！给我添乱……”

柏杰生推开门，大声吼道：“你好大胆子，翅膀长硬了不是？连你老子都敢躲着不见了……”

字幕：“柏辉章父亲柏杰生”

柏辉章：“爹！你老人家请坐，世材上茶……”

柏杰生：“漆老太爷有恩于我们柏家，爹与他为莫逆之交，有恩不报非君子……”

柏辉章：“钱财分明才利于管理。漆老太爷有恩于父亲之缘故，儿才让他儿任军需官。可他儿贪污公款被查出，不杀不正军纪……”

柏杰生：“我一生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也不同政府官员交往，以经营柏天顺酱醋为业，供养你们六弟兄长大成人。你天资好学，考取了贵州讲武堂，我柏家才得以光宗耀族。漆老太爷修书一封救命，老二免他儿一死，任凭你发落……”

柏辉章：“党国危机，严正军威，当众枪决……”

柏杰生：“你——你这不孝之子……”

柏辉章：“爹！怨儿不孝，儿以国为重，会厚待他家妻儿老小……”

柏杰生：“不孝之子！爹这张老脸没脸再见漆老太爷了……”他打了柏辉章一耳光。

办公室。白天。

郭宝昌：“县参议会及县党部同叩《快邮代电》，控告葛县长在标征、税收、解发、食盐、委派、兵役等方面之舞弊及忽视建设、摧残教育、袒护贪污、扰乱金融、乱伐林木等事，省党部特派我来湄潭调查此事。”

字幕：“贵州省党部视察员郭宝昌”

葛天乙：“冤枉！郭视察员，天大的冤枉，卑职忠于职守，全县约百分之四十农户种植鸦片，面积一万四千八百余亩。执行谷主席捞取经费以扩充武装，才决定取消禁烟令。”他斜视一眼郭宝昌，笑着：“兄弟如果捞了什么好处，也不会忘了郭视察员。隔山打鸟，见者有份。”

字幕：“湄潭县政府县长葛天乙”

郭宝昌微笑起来，话中有话：“葛县长应速向省政府呈文，反告县党部书记叶炯森、县参议和卢炯然‘心怀叵测，对党国不忠’，排除异己、统揽大权，兄会暗地助弟一臂之力。”

葛天乙：“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弟愿与兄拜为生死弟兄……”

郭宝昌：“好说好说。共军从湖南那边过来了，黔东南已经失守。政府危机，我们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兄理所当然为弟两面插刀去阻挡一面，睁一只眼又闭一只眼把事情弄得复杂而又调查无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不了了之算了。”

葛天乙：“诚蒙郭兄网开一面地放了弟一把，党国落难之际，我精忠报国，赴汤蹈火。宁肯玉碎，不为瓦全。誓为知己者死！”

郭宝昌：“党国危难之机，需要杀身成仁的良将去完成戡乱救国的大业。历朝历代的大小官员，不贪不淫的又有多少，哪个不是家财万贯、三妻六妾……”

葛天乙：“嘿嘿！弟只不过是啃了一点点脚爪爪……”

郭宝昌：“为兄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不知道。嘿嘿！”

驻地。白天。

字幕：“遵义老城 宪兵连部”

阴森森的大楼上罩着伪装网，屋顶上架着几挺机关枪，大门内沙袋工事堆得高高的。

全副武装的宪兵岗哨牵着军犬，身旁的标示牌“军事重地”。

从外入内的女学生挽着青年军官，装得亲热的样子。她扫视的眼睛搜集着什么。

字幕：“遵义曙光社社员熊明朝”

青年军官嘴上叼着香烟，洋洋得意。

字幕：“遵义宪兵队连长杜宁”

院内。白天。

武警队员们欣喜若狂，兴奋异常。

四辆美造十轮大卡车上装满了枪支弹药。

蒋无识：“承蒙刘处长关照，还亲自从贵阳给本县送来枪支弹药，兄弟代表县政府和兴义百姓对刘处长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已经吩咐了县政府备上薄宴，请刘处长光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字幕：“兴义县政府县长蒋无识”

刘金照：“共军已从湘西入黔了，为加强家乡反共武装

力量，我应效犬马之劳。蒋县长不必客气，戡乱救国是每一个党国要人的重任！”

字幕：“贵州绥靖公署少将总务处长刘金照”

大门前。白天。

口号声从画外传来：“拼命保命，毁家保家！”“戡乱救国，宁愿战死，决不投降！”“誓与绥阳共存亡！”

两旁门牌分别挂着“绥阳县政府”“绥阳县军政联合办事处”，一个全副武装的武警站岗。

院坝上高挂的国民党国旗下，乡长、保长在接受军训，疏疏散散的队列行走，一张张杀气腾腾的面孔。

各种人员唱着歌曲：“奸匪万恶真心痛，假借共产骗工农，杀人放火如猛虎，祸国殃民卖祖宗，只有国军灭奸匪，那有奸匪会成功，我们国民革命军，要来剿匪救民众。”

豪绅们坐着轿子、滑竿而来，随行男女一大群，前呼后拥，家丁有的背着长枪、短枪。

十字街头。白天。

金毓麒站着大方桌上，高声叫喊：“要知道，民国政府目前只是暂时沦陷了，但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戡乱时期，还政于民。解放军来了先杀镇长，再杀保长、甲长，最后杀贫民百姓；没出嫁的大姑娘拉去做慰劳队，小孩送到苏联造原子弹。共产党杀人放火，抓到男的活埋，抓女的强奸。共产党出卖祖宗，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共产共妻。我们要精忠报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产党可恶，必须斩尽杀绝……”

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

街民甲：“张家天子张家百姓，李家天子李家百姓。”

街民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县长卖区长，区长卖乡长，乡长卖保长，保长卖甲长，甲长卖壮丁。”

金毓麒：“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人！”

街民丙：“温凯庭夫妇犯了什么法？连七岁的小女儿也跟着坐牢了！林圣孝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坐了三年的瞎眼班房，从重庆释放回家来的，他是什么共产党？女人才生娃娃，月母子无人照顾啊！”

街民丁：“陈兴仲这个一向在外，每次两手空空回家，回家后连街都不上的人，又是什么罪？何柱承是我们看到出林的笋子，信奉基督教，讲仁慈……”

金毓麒：“你们哪里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在为党国分忧？你们以为这些人无罪吗？当我们审问清楚以后，你们就会大吃一惊‘共产党人跑到绥阳县